

西关小姐

梁凤莲 著
花城出版社



西关小姐

梁凤莲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关小姐

梁凤莲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ISBN 7-5360-4618-9

I. 西 ...

II. 梁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5582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技术编辑: 赵 琪

插 图: 黄穗中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市逸仙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10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18-9/I·3668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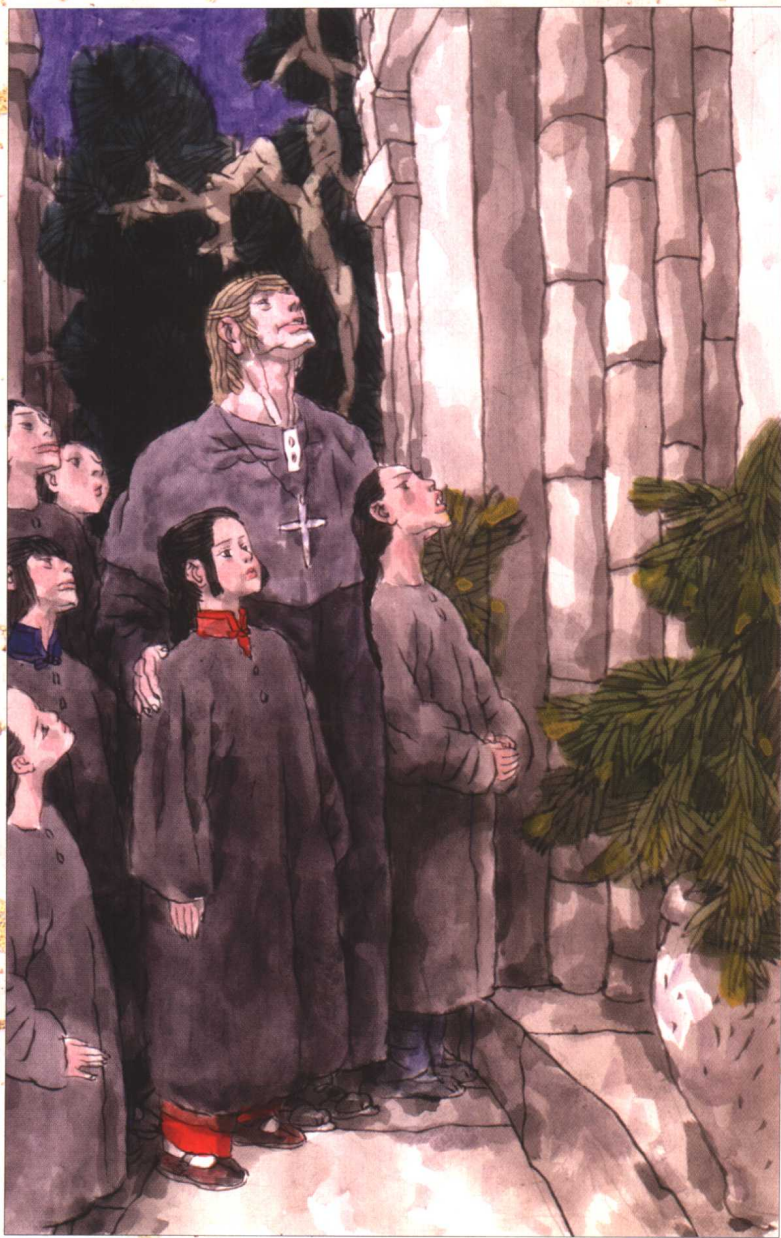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梁风莲，20世纪60年代生于广州，毕业于暨南大学，先后获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现为广州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研究员、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及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

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花城》、《随笔》、《作家》、《萌芽》、《雨花》、《芒种》、《峨眉》、台湾《联合文学》、《香港文学》、《文艺报》、《中山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学习与探索》、《学术交流》、《探求》、《岭南学刊》等国内外知名文学报刊、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学术主攻岭南文学与岭南文化关系研究，创作侧重于岭南文化的文学表达。出版个人专著12部，著有长篇小说《巷变》、《西关小姐》，学术研究专著《岭南文学的文化见证》、《岭南文化艺术的审美视野》，论文集《感悟一季》、《面对的姿态》，散文集《雨丝丝》、《悛愿》、《走进亘古的梦乡》、《放飞的灵魂》、《远去的诺言》，随笔集《风荷人语》，传记文学《墨彩人生——赵少昂传》等，另有合著数部。作品和论文多次入选《散文年鉴》、《21世纪散文选》、《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优秀成果精选》等权威选本，20余次获得全国、省市及海外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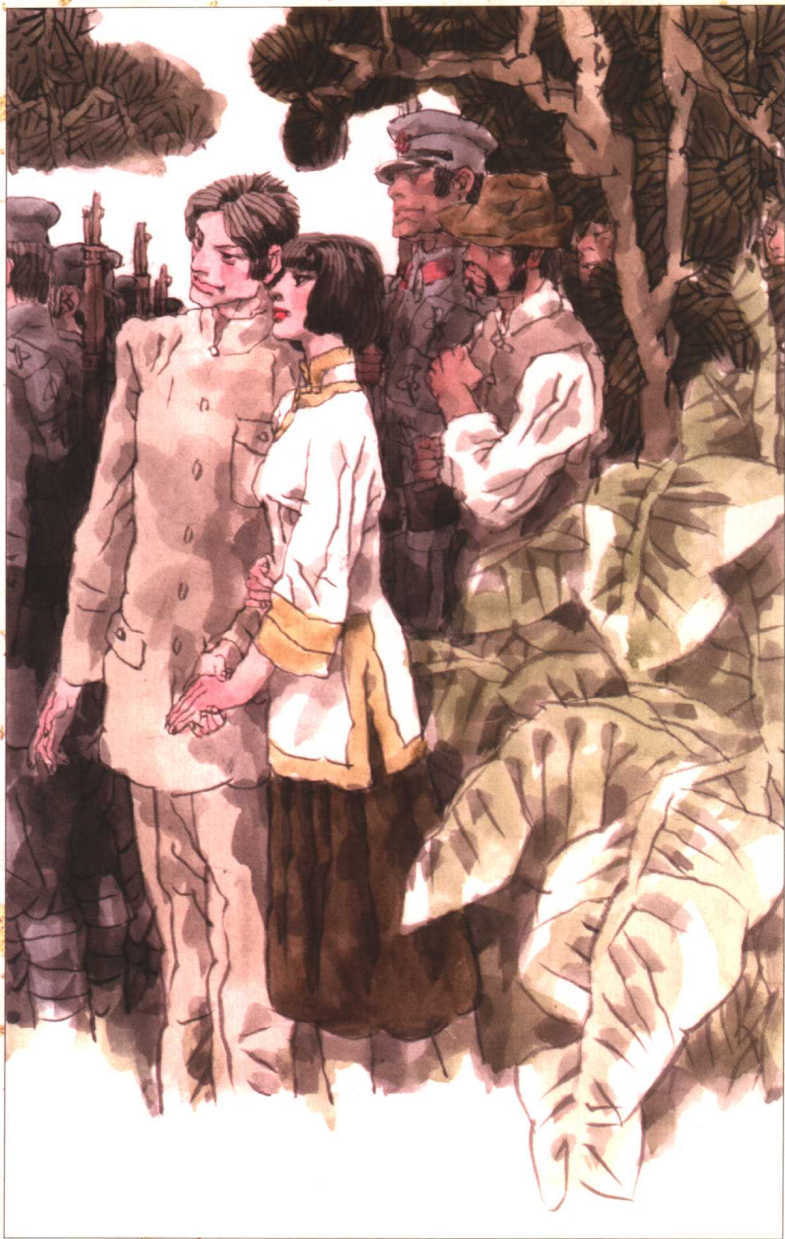
若荷趴在使妈秋姐的背上，闪动着那双状如凤眼果般的大眼睛，打量着她降生的这间古老的西关大屋：七彩的满洲窗，透光的雕花板隔，楼梯间的屋顶，有个大大的天窗，外面的光线倾泄而下。



十来个男孩女孩，由洋学堂老师鲍斯基领着，在恢宏气派的圣心大教堂前，全都看得有点惊呆了。这座全国最大的哥特式花岗岩石大教堂，两个尖塔高耸入云，那些直径数米的圆形七彩玻璃窗，把日色天光折射成24缕的迷彩光线。



当若荷梳一条大松辫子，穿着那套自己设计自己配料的校服，在母亲慰南和姚姐善平跟前晃的时候，这两个都视她为自己女儿的女人，满眼的惊喜与欣慰，这套衣裙，从款式到布料，把花季女孩的端庄大方活泼可爱都映现出来了。



很多人汇聚到这里。群情开始涌动。

他向她慢慢地伸出了手，他们手指交缠，握在了一起。

人们握着的拳头高举起来，高喊着口号：保护我中华，强盛我祖国。



刘可风为不能兑现与若荷的承诺而感到痛不欲生。

相反，若荷显得平静多了，她的心里孕育着对爱的感念，她的身体里孕育着爱的结晶。

爱情已经使她经历了人生重大的蜕变，爱情也使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是如此的柔韧，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弹性去面对现实，以及将来不可测的命运。



若荷病了很久，略有好转的时候，恍觉自己不知是从哪里爬回来的，一场让人说不清细节的沉缓的梦魇。

只有静安师傅陪着她说话。那清甜而温润的声音，一天天，一遍遍地抚慰着若荷的躁动和焦虑，泉流石上般地让若荷的内心与感受重新滋润起来。



在走廊里，若荷一把扯住正往客厅里端菜的均宏，心里很不是滋味，嘴里却说不清。均宏连忙左顾右盼了一下，一脸的紧张，眼睛睁得老大。若荷的眼泪差点就给逼出来了，无法表达的委屈和失落，心里还有隐隐的痛。爱在哪里？彼此间的客气，继而敬而远之，距离，继而隔膜。若荷想，看来他们是很难交融在一起了。



均宏蜷缩在天字码头对过的一间烟馆所租下的包房里。

当他看到李家的所有人出现在这个污秽的小房间里,当他看到挺着个大肚子、容颜消瘦的若荷,当他看到白发苍苍的岳母,当他看到挽着若荷的秋姐和原叔,一股前所未有的汹涌的泪意从天而降。他一头撞在墙上,像个小孩子似地号啕大哭,他一辈子从没有流过的眼泪倾泻而出。

西关小姐



西关小姐

序

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城市

张浩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广州的印象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最商业化、最欲望化的城市。这样的印象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与最早的花花绿绿的走私货、遍地开花的三资企业、财大气粗的港客港商、声嘶力竭的粤语流行曲相伴共生的。因为地域和文化极为近似，广州差不多是香港的克隆和影子。

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法则是进取和实在的，一切当以财富的占有为衡量的标杆。这既是一种成功的召唤，也是一种生存的压力。这就像在牛的面前悬置一把青草，牛满拽着重轭一路狂奔。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人的行为和情感都会被大大简化，大家不会做与财富增值无关的傻事，也不会动

物质享受以外的念头。就连最不可能与利润相关的文化也被做成了最能赚钱的文化产业，你不能不叹服广州传媒业音像业商业化运作的高超技巧。

这当然是我对广州的一种想象，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阿莲，才知道想象毕竟是想象。阿莲是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学理论评论家高级研讨班学习时的同学，她给我最鲜明的第一印象是她的服饰：很多时候她都是一身合体精致的黑色套装或套裙，这不但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女生中特别显眼，也与我广州的浮华想象不大合拍。

阿莲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也让我略微吃惊，那是在有中国作协领导莅临和北京许多媒体参与的我们班级的首次讨论会上，她不是被事先安排的（为了保证讨论主题的分配也保证讨论话题的非敏感性，对发言者进行了认真遴选），而且发言时的情绪也很激动。她当时谈论话题是有关知识分子的道义承担和文学的责任伦理问题，她对消费时代作家灵魂的苍白和文学精神的沙化痛心疾首。我之所以吃惊是因为生活在一个市场化程度特别高而且文化工业又特别发达的城市里的阿莲，竟然不认同文化工业的逻辑：一切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其实都可以而且也必须进入市场成为商品，都必须遵循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文学被商品化的过程中，出现工匠式的作家（所谓职业化的写手）和时尚化的作品（所谓有卖点的畅销书）实在是很正常的。她不但不认同，而且显然是表现出愤怒了，否则不会抢得一个发言的名额，以至于让所有参加会议者都有些愕然。

道阿莲是一位博士，而且让我惊讶的是，她的本行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读博对她而言完全是出于兴趣，这一切与评职称、提职务、分房子、涨工资无关，这与目前盛行的功利式读博完全背道而驰，也与算计投入产出的市场化规则南辕北辙。

我认真地阅读了阿莲的作品，到目前为止阿莲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涉及散文、随笔、小说、评论和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就著述的丰富全面而言，这实在与她的年龄、与她的阅历、与她娇弱的身材不相称。就其作品的内容而言，我越读越觉得与她所在的喧嚣躁动的广州城十分不相称。

在阿莲所有著作里，散文随笔占绝大分量，读阿莲的这类作品，犹如潜入幽深的湖水，透明、清冽但又有一丝负重的憋闷，阿莲在她的文章中敞开自己悠渺的思境，细微地捕捉自己灵魂的每一次悸动，不停歇地探寻精神困局的出口。其文字的宁静、沉潜、渺远、决绝，使你绝对无法把它与一个年轻而柔弱的岭南女子联系起来。每当我从阿莲的作品中漫游出来后，我都会如释重负地叹出一口气，这时候我总要设想阿莲创作这些文字时的境遇和状态：难道在温暖的台灯下凝神静思的阿莲看不见其实就在她窗外不远处闪烁的妖艳的霓虹灯吗？听不见一入夜就在这座城市到处流淌的酒吧夜总会的浅吟低唱吗？

阿莲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她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看她的文字，我相信她的所言。这种文字的纯净、幽婉、飘逸，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这样的文字是对抗时尚的，是增加人的精神负累的，是让人不轻松愉快的，因而

也就是很难流行的。有时我很怀疑这样的文字会否产生在广州？可不容质疑的事实是，阿莲就生活在广州！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形象：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在有些人看起来他们是非常可笑的，在我看起来他们绝对是非常悲壮的。可在阿莲看来，她莞尔一笑，这些都是极其平常的。我看到的那个浮华的广州固然没错，但在浮华的底层还有厚重的积淀，就像一片喧嚣的海洋，波峰浪谷的海面固然显眼，但在水底还深藏着海洋生物。喧哗的海浪当然可以嘲笑鱼儿虾儿没有卖弄自己的机会，旁观者也会觉得它们总在黑暗奋斗是那样的不易，只有鱼儿虾儿自己知道它们其实是十分自在的，是自得其乐的。这才是真正的海洋，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广州其实就是这样，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它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外地人看广州，因为不能沉潜其中，自然就像在岸边观海，看到的几乎全是浪花汹涌，泡沫飞溅，美丽的海底世界当然不在视域。没有喧嚣与骚动，就没有城市的活力，没有商业化欲望化的急剧膨胀，就没有这个城市短时间经济起飞的奇迹；同时，正因为有阿莲这样美丽的海洋生物，才保持海洋环境的多样性，也保持了海水自我净化的能力。我知道在广州，在流行文化的旋涡里，阿莲是个另类，但她绝对不缺少同类。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用他们一意孤行的勇气和缄默沉着的创造，才使得这座城市绚烂而有底色、喧嚣而有重音、轻扬而不轻浮。

感谢阿莲，让我真正认识了广州。

就在我们结束鲁迅文学院学习不久，我又欣喜地读到